

洗硯新錄
蓉塘記聞
抱璞簡記

瓠里子筆談
投甕隨筆



瓠
里
子
筆
談

姜
南
纂

中
華
書
局

瓠里子筆談

明 姜 南纂

陳丞相詩

斗壘孤危弱不支。書生守志誓難移。自經溝瀆非吾事。臣死封疆是此時。須信疊臣堪擊鼓。未聞烈士樹降旗。一門百指淪胥北。惟有丹衷天地知。此宋季興化守陳丞相文龍被執至合沙寄仲子訣別之詩也。觀此可謂不負大魁之名者矣。

楊公道愛錄

皇明名臣楊公道愛錄一帙。嘉興湯霽所集也。楊公名繼宗。字承芳。澤州陽城人。備載月湖楊方正名臣言行錄。公會守嘉興。故霽備錄其立身行己奉公愛民之事。以傳誠。後來勸懲之明鑒也。霽序有云。嘉禾郡守之賢者。不暇遠舉。近如先生之前。黃公懋。先生之後。張公岫。柳公琰。梁公材。陳公琳。皆可述。民何舉。舉於先生之若是也。第黃張剛毅如先生。而或少牧民之風。柳公清白如先生。而尙多拂民之行。梁公清約儉素。儼乎先生。而鎮之以靜。又爲當道者薦守杭。陳公寬裕溫柔。是爲長者。未幾亦陞任去。以先生之才之德之行。而復遲之以九載之任。深仁厚澤。浹洽民心。豈天之私于先生。以專美吾郡耶。不然何民之獨無忘於先生也。霽字汝光。中正德丙子浙江鄉試。授教諭而卒。霽之意自楊公後。惟推梁公云。

長相思詞

林和靖有惜別長相思詞云。吳山青。越山青。兩岸青山相送迎。誰知離別情。君淚盈。妾淚盈。羅帶同心結未成。江頭潮已平。後康伯可亦有此詞云。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靄中。春來愁殺儂。郎意濃。妾意濃。油壁車輕郎馬聰。相逢九里松。二詞皆醜麗。伯可固詞客。和靖亦作此語耶。

嘲兄弟析居詞

錢塘凌彥翀雲翰。見人家昆季析居者。作沁園春詞以嘲之。予每讀之。不覺三復嗟歎。宜梓行其詞。以爲世訓。詞云。樹上凌霄。堂前紫荊。秋來尙芳。奈牝雞晨語。鵲鴿憔悴。妖狐晝嘯。鴻雁分行。仁智非周。喜憂非舜。一旦天倫忍遂忘。如何好。望松楸感泣。桑梓悲傷。古今禍起專房。總一國猶然。況一鄉家有婦人。豈無長舌。世無男子。誰有剛腸。樹大分枝。瓜熟蒂落。此語應非是義方。聊書此要懲鑑戒。不在文章。

寄子詩

餘杭進士洪皓。熙寧中游太學。十年不歸。其父作詩寄皓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課庭闈。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蘇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皓得詩。卽歸養。錢塘吳燾。洪武間官四川。其父敬夫思之。作詩云。劍閣凌雲鳥道邊。路難聞說上青天。山川萬里身如寄。鴻雁三秋信不傳。落葉打窗風似雨。孤燈背壁夜如年。老懷一掬鍾情淚。幾度沾衣獨泫然。敬夫卒。而燾始以丁憂還家。且作詩矜其妻之賢。而未嘗念及其父。至爲置存齋先生面誚之。其劣於皓。

遠矣。予見庚午貢士嚴州余初以母老不肯會試。心甚嘉之。愧不如也。因憶二詩錄之。捻筆不覺淚墮。

德祐主詩

寄語林和靖。梅花幾度開。黃金臺下客。應是不歸來。此詩宋德祐主在燕京時作也。又有送汪雲水還杭詩云。黃金臺上客。底事又思家。歸問林和靖。寒梅幾度花。二詩不甚相異。恐只一詩。而記者不同耳。

送春詞

元大德初。燕人梁曾貢父爲杭州路總管。政事文學皆有可觀。嘗有西湖送春詞一闕。調木蘭花慢云。問花花不語。爲誰落。爲誰開。算春色三分。半隨流水。半入塵埃。人生能幾歡笑。但相逢樽酒莫相推。千古幕天席地。一春翠繞珠圍。彩雲回首暗高臺。煙樹渺吟懷。拚一醉留春。留春不住。醉裏春歸。西樓半簾斜日。恹恹春燕子。卻飛來。一枕青樓好夢。又教風雨驚回。觀此詞。孰云元人詩餘不如宋哉。

王虎谷先生書

舊箴中檢得王虎谷先生答楊遂菴閣老書一幅。讀之再三。不覺扼腕歎息。虎谷之不凡也。所謂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於先生見之。其書云。進本家人回。蒙賜手札。教以吾儒出處之義。所以開悟不肯者至矣。但賤疾委不堪任事。且此身一出之後。必至更陞他官。若欲行其正君救民之志。而盡其諫正之言。施其澄清之政。則立異好名之論。過當太嚴之謗。必至交口騰沸。撥蛇虺之頭。蹈虎狼之尾。亡身喪家。而無益人國。智不足以保身。死不足以善道。非孔門之訓也。若遜言恭色。取悅於人。塗罅塞漏。小補於事。倘

不幸而淪至崇顯之位。滔滔皆是。審審難容。毀方爲圓。枉尋直尺。危而不持。顛而不扶。既不可去。又不得死。何以免貪冒苟容之笑於天下後世邪。以數年之寵榮。而喪一生之節。以一家之溫飽。而喪一身之節。孔光張禹之徒。可以鑒矣。蓋明哲保身之說。可言於卑微疎遠之時。而不可言於樞要華近之後。雲鳳今日出與不出。乃一生一死路頭。不可不慎。伏望台慈令。雲鳳爲未老致仕之錢。若水。文天祥不使。雲鳳犯魏桓生行死歸之戒也。雲鳳今年已五十二歲。假有七十之壽。不過十八九年耳。欲於此十八九年之間。汲汲力學。冀有寸進。入山惟恐不深。閉門惟恐不堅。豈暇更問天下事哉。手札又有來年索我金焦之諭。斯言也。有麟鳳不可羈紲之氣象。但執事官居極品。汲黯所謂已在其位者。與。雲鳳輩不同。祇當先正其心。先治其身。使在我者。無纖毫罅隙之可議。然後直言正論。上說下教。犯顏極諫。直前不回。凡事以身當之。至大利害。以死決之。求死不得。乃以罪譴罷免。斯合於能致其身。見危授命之意。平日讀書。不爲空言。杜子美贈一裴道州。而曰。早居要路思捐軀。古人忠於國者。其相勉如此。所以相敬相愛。非所以相病也。雲鳳雖不才。豈肯出杜子美之下哉。故爲諛言諂辭。勸執事保富貴身家者。兒童婦女之見。喻喻姁姁之情。失可爲之時。喪蚤有之譽。非真愛執事者也。雲鳳欲執事盛德偉業。與古大臣等。敬之至也。不欲執事虛居此位。以貽萬世之誚。愛之至也。每見今之君子。高得厚祿。罔念國事所急者。修怨報恩。昵邪害正。自以爲善處世。而不知陷於胡廣之中庸。自以爲善處世。而不知陷於王導之周旋。天下蒼生。無可頌之功。賢士大夫。無可述之善。卒之身死而名不稱焉。無足效也。然。雲鳳此言。惟執事處可以言之。亦未審尊意。

何如。若以爲然，非靈鳳之幸，乃國家之幸。天也。倘以爲狂妄詆訕，非靈鳳之不幸，乃國家之不幸，亦天也。天於國家，必有意矣。

論對偶難施於史

宋景文筆記云：文有屬對平側用事者，供公家一時宣讀，施行似快便，然不可施於史傳。余修唐書，未能得唐人一詔一令可載者，惟拾對偶之文，近高古者著於篇，大抵史近古，對偶非宜。今以對偶之文入史策，如黛粉飾壯士，笙匏佐鼓鼙，非所宜云。景文此說非也。夫紀傳之體，非特載君臣行事之迹，一代風俗制作寓焉。如景文說，則詩必如三百篇，離騷詔令必如尚書、兩漢，而後載，然自東漢以來，代言者類以四六爲體。此文章與時高下，而一代制作所在，隨事而書，使後世可以知時變，苟或擬以書之，則非實錄。景文之言，未必爲當焉。

羊頭車

自鎮江以北，有獨輪小車，凡百乘載皆用之。一人挽之於前，一人推之於後，雖千里亦可至矣。謂之羊頭車，書籍未見載此名者。獨宋張文潛樂府輪麥行云：羊頭車子毛布囊，淺泥易涉登前岡。始見詩人用之。

萊公詩

寇萊公在宋時號賢者，然亦喜功名好進之士。又性不能容人，而蔑視同列。及南遷，道過甯州，留一絕句於驛亭曰：沙隄築處迎丞相，驛吏催時送逐臣。到了輪他林下客，無榮無辱自由身。吁，公既知此，何必獻

天書食蘆蔽而變鬚髮以希宰輔也。

韓僉事詩

正德末浙江按察僉事朝邑韓公汝節以抑鎮守內臣王堂被誣有旨命官校逮至京百姓觀公感泣哀動城市公自爲詩曰非才尸位聖恩深士庶何勞淚滿襟明主昌言神禹度斯民直道葛天心還看匣有平津劍更喜囊無暮夜金惆悵此時不忍去且維輕舸越江潯又與同官云五品監司貴朝廷法不私二年虛竊祿十口累相知黃卷圓扉靜青燈夜色遲舊聞胡憲使此去慰相思時吾鄉胡端敏公爲江西按察副使以發寧庶人奸亦被誣逮下錦衣衛獄故公詩及之

海紅花

吾杭人市俗之談謂紛紜不靖爲海紅花莫知其取意也嘗看菊莊劉士亨詠山茶詩云小院猶寒未煖時海紅花發盡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雪枝蓋海紅卽山茶也而古詩亦有淺爲玉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菊莊語出於此但俗談則不知其所自焉

唐文宗詩

唐文宗太和九年國家有甘露之變王涯鄭注等不得其死而宦官仇士良專權上每登臨遊幸有時獨語莫敢進問者嘗賦詩云蟄路生秋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觀此詩則涯等真冤死哉

入耳賊

麗水孫薪，字至豐。元祐中以明經擢第，授荆門軍教授，不赴。質性清介，絕意仕進，與黃葆光爲太學舊遊。宣和六年，黃以侍御史出守處州，薪不屑詣郡謁。見黃約以勸農，日會於洞溪僧舍。至期，薪以扁舟來會。黃贈以詩云：「勸農因到好溪頭，把酒相看憶舊遊。三十年來如一夢，可憐空負釣魚舟。」時有里胥欲賂黃而無由，將因薪納之。俾薪家僮導意於薪，薪叱曰：「謹無語，使吾聞此，是入耳賊。」其介如此。年八十卒。先是有李若朴者，夢薪赴赤松觀管轄召，里人亦云：「夢幡幟來迎孫教授。」翌日具衣冠端坐而逝。

姊妹異操

宣和辛丑，方臘作亂，官軍討之。所過俘掠，縉雲富民陳氏二女，並爲所執，植刃於旁，曰：「從我則歸，否則死。長女不爲動，延頸請受刃。官軍斫之死。次女竟受污，後有責之者，曰：『若獨不爲姊所爲乎？』次女慘然連言：『難，難。』永康陳龍川亮曰：『世之喜斥人者，曰：『兒女態。』陳氏長女之態，亦兒女乎？』

四賢一不肖詩

宋仁宗明道三年，以范文正公仲淹越職言事，貶知饒州。余襄公靖論救，尹舍人洙請與同貶。歐陽文忠公修移書責司諫高若訥，皆坐貶。蔡忠惠公襄作「四賢一不肖詩」以紀其事。四賢謂范、余、尹、歐陽，不肖斥若訥也。其詩播於都下，士人爭寫之。鬻書者市之，頗獲厚利。四賢詩，范仲淹云：「朝驚鵲何儀儀，慷慨大體能者誰？」人起家用儒業，馳騁古今無所遺。當年得從諫官列，天庭一露胸中奇。失身受責甘如薺，沃然華實相蔽蕤。漢文不見賈生久，詔書曉落東南涯。歸來俯首文石陛，尹以京兆天子毗。名都冀冀郡國

首里區百萬多占辭。榮宗貴幸矜意氣。半言主上承其願。昂昂孤立中不倚。傳經決訟無牽羈。老姦黠吏束其手。衆口和附歌且怡。日朝黃輅邇天間。帝前大畫當今宜。文陳疏舉時密啓。此語多祿世莫知。傳者藉藉十得一。一者已足爲良醫。一麾出守蕃君國。惜此智慮無所施。吾君睿明廣視聽。四招邦俊隆邦基。廷臣諫列復箝口。安得長喙號丹墀。晝歌夕寢心如疾。咄哉汝憂非汝爲。余靖云。南方之強君子居。卓然安道襟韻孤。詞科判等屢得雋。呀然鼓焰天地燼。三年待詔處京邑。斗粟不定榮妻孥。耳聞心慮朝家事。螭頭北奏帝曰都。校書計課當序進。麗賦集僊來顯塗。諸墨未乾尋已奪。不奪不爲君子儒。前日希文坐言事。手提敕教東南趨。希文鯁亮素少與。失勢誰復能相扶。嶄然安道生頭角。氣虹萬丈橫天衢。臣靖胸中有屈語。舉噤不避蕭斧誅。使臣仲淹在廷列。日獻陛下之嘉謨。刺史榮官雖重任。奈何一郡卷不舒。言非由位固當罪。隨漕扁舟盡室俱。炎陬北去數千里。橐中狼籍惟蠹書。高冠長佩盡闕下。千百其羣詞爾愚。吾知萬世更萬世。凜凜英風激懦夫。尹洙云。君子道合久以成。小人利合久以傾。世道下衰交以利。遂使周雅稱嚶鳴。煌煌大都足軒冕。綽有風采爲名卿。高名重位蓋當世。退朝歸舍賓已盈。矜肩諂笑不知病。指天報遇如要盟。一朝勢奪憾未改。萬鈞已與毫釐輕。畏威諛上亦隨毀。矧復鼓舌加其評。透迤陰拱賀器厚。兩豆塞耳心無縈。嗚呼古人不可見。今人可見誰與明。章章卽義尹師魯。飭躬佩道爲華榮。希文被罪激人怒。君獨欣慕如平生。抗書殺下自論劾。惟善與惡宜彙征。削官竄逐離適楚。一語不掛離騷經。當年亦有大臣逐。朋邪隱縮無主名。希文若果事奸險。何此吉士同其聲。高談本欲悟人主。豈獨區區交

友情歐陽修云先民至論推天常袖袞扶世爲儒方圓冠博帶不知本棹櫟安可施青黃帝圖日盛人世出今吾永叔誠有望越心學古貴適用異端莫得窺其牆子年五月范京兆服天子命臨鄱陽二賢拜疏贖罪勢若止沸反揚湯敕令百執無越位諫垣何以敢封囊哀求激憤亦復奮強食不得下喉吭位卑無路自問道目視雲闕高蒼茫裁書數幅責司諫落筆駭騰康莊物迎縷析解統要其間大意可得詳書曰希文有本末學古通今氣果剛始自理官來祕閣不五六歲爲天章上心倚若左右手日備顧問鄰清光苟爾希文實邪佞易不開口論否臧陰觀被譴始醜詆摧枯拉腐奚爲強倘曰希文實賢士因言被責庸何傷漢叔王章與張倩當時豈曰誅賢良惟時諫官亦結舌不曰可諫曰罪當遂令百世覽前史往往心憤涕泗滂斯言感切固已至讀者得不令激昂肯圖反我爲怨府袖書乞憐天子旁謫官一邑固分耳恨不剖腹呈琳琅我嗟時輩識君淺但推藻翰高文場斯人滿腹有儒術使之得地能弛張皇家太平幾百歲正當鑑古修紀綱賢才進用忠言錄嘉言讜論范京兆激姦糾謬揚王庭積羽沉舟毀鎗骨正人無誠明誠明所鍾皆賢傑從容中道無欹傾嘉言讜論范京兆激姦糾謬揚王庭積羽沉舟毀鎗骨正人無徒姦者朋主知膠固未遐棄兩轡五馬猶專城歐陽祕閣官職卑欲雪忠良無路歧累幅長書快幽憤一責司諫心無疑人謂高君如撻市出見縉紳無面皮高君搆書奏天子遊言容色仍怡怡反謂希文謀疎闊投彼南方誠爲宜永叔忤意竄西蜀不免一中讒巧辭汲黯嘗糾公孫詐弘於上前多謝之上待公孫禮益厚當時史官猶刺譏司諫不能自引咎復將已過揚當時四公稱賢爾不肖讒言易入天難欺朝家

若有觀風使。此語請與封人詩。

四時行樂詞

近時人歌唱。或被之管絃。皆淫詞艷曲。所謂使人聞之喪其所守者。嘗觀元人樂府。有四時行樂小梁州詞四闋。不過模寫子杭西湖四時景象。比之一時其他詞曲。猶爲彼善於此。乃酸齋賈雲石之作也。其一云。春風花草滿園香。馬繫在垂楊。桃紅柳綠映池塘。堪遊賞。沙暖睡鴛鴦。宜晴宜雨宜陰涼。比西施淡抹濃粧。玉女彈佳入唱。湖山堂上。直喫得醉何妨。其二云。畫船撐入柳陰涼。聽一派笙簧。採蓮人和採蓮腔。聲嘹亮。驚起宿鴛鴦。佳人才子遊船上。笑吟吟。滿飲瓊漿。歸棹晚。湖光漾。一鈎新月。十里菱荷香。其三云。芙蓉映水菊花黃。滿目秋光。枯荷葉底鷺鷥藏。金風蕩。飄動桂枝香。雷峯塔上登高望。見錢塘。一派長江。湖水清。江湖漲。天邊斜月。新雁兩三行。其四云。彤雲密布鎖高峯。凜冽寒風。瓊花片片灑長空。梅梢凍。雪壓路難通。六橋頃刻如銀洞。粉粧成。九里寒松。酒滿斟。笙歌送。玉船銀棹。人在水晶宮。

金元不同

金元雖皆夷狄。然亦不同。阿骨打既竊據中原。而名稱位號。禮儀文物。率變其國俗。而從華夏。有元魏之風。元則率中國而從其俗。氏族衣冠。字書禮樂。非其國制不貴也。且如宋高宗建炎二年。阿骨打遣粘罕入寇。兵犯孔子闕里。卒有請發孔子墓者。粘罕問通事高慶裔曰。孔子何人。對曰。古大聖人。粘罕曰。大聖墓焉可發。於是斬其卒。後金太宗吳乞買天會七年。駐兗州。登杏壇奠拜。復詣聖林。適軍士有伐二代泗

水侯并四十六代刑部侍郎宗翰墓者。命執之謁陵。周示畢。至廟南十里外。悉殺之。共一十二人。至貞祐二年正月二十四日。元太祖鐵木真率其子拖雷侵金。犯山東州郡。孔廟殿堂廊廡。并手植檜三株。皆毀于兵燹。其不及金祖遠矣。及觀金世宗葬宋欽宗於鞏洛之原。而元世祖命西僧楊璉真珈。發宋朝會稽諸陵。則其貪殘不仁。何以異於秦項之取天下哉。周公膺之。孔子外之。宜也。而巍然袞冕。與歷代聖帝明王同祀。傷哉。